



“

湘江逶迤北上,衡阳来河口,是湘江中游与下游的分界线。湘江下游丘岗、平原、盆地相间,河道蜿蜒曲折,变得宽阔起来。衡山七十二峰与湘江相伴而行,岳麓山,是七十二峰的最后山峰,也是这延绵山脉的“足”。

长沙、株洲、湘潭,就是在这样的山水间,不停生长、扩张。

湘江,有它们的来路和旧时光:诗人的豪情或叹息、曾经繁华的老码头、依旧遗世独立的洲岛……湘江,也有它们的现在和未来:灯红酒绿的湘江风光带、壮观的跨江大桥、宏伟的拦河大坝……

从湘江的视角注视城市,长株潭原本就是一衣带水、一脉相承。

撰文/本报记者唐兵兵



株洲枫溪大桥。组图/朱辉峰

漂流湘江,穿越长株潭

湘江,“遇见”杜甫

我们从湘潭茶恩寺的湘江段下水,顺流而下,上游不远是衡山,下游进入株洲。夏日水涨,船行速度约8公里/小时。1200多年前,杜甫在挽洲短暂休息后,逆流而上,穿越时空,与我们擦肩而过,往衡山而去。

杜甫,一定是湘江存在感最强的诗人,在湘江漂泊两年,写下数十首湘江诗,在江上绘制了一幅诗歌地图,也为这条江注入了挥之不去的豪情与忧伤。

船拐过一个“几”字形大弯,约10公里,到达株洲渌口区王十万乡赤石村。岸边两块硕大的红色岩石,村名的由来便不言而喻了。湘江在此处南行,大约也是因此此地多红色岩石的缘故。同行的颂哥研究杜甫数年,见到赤石,十分兴奋:“这不就是杜甫诗里的‘朱崖’吗?”

杜甫的湘江诗《遣遇》,因事立题,作于何处,很难确定。“春水满南国,朱崖云日高”中的“朱崖”,是唯一的线索。学者邱良任经过多方考证,认为该诗“是杜甫经过挽洲上游约一公里的城墙石时所作”。水光山色未曾老去,只是过客,换了容颜。穿越千年的“遇见”,如何能让人不动容?

“杜甫?没听过,那块石头上倒是刻着几个大字,‘阿弥陀佛’。”我们泊船上岸,在村中打听,不出意料,无功而返。对于这片“朱崖”所在的村庄,杜甫太过匆匆了。

但是,湘江从来不曾忘记杜甫。

赤石村下游一公里的挽洲,那棵千年古樟,据说是杜甫的系舟处,树心已空,依旧枝繁叶茂,如今就叫系舟樟。杜甫在此系舟的故事世代相传着。我们当天夜宿的花石村,建有杜甫草堂。“哦,杜甫老爷爷呀!”提起杜甫,村中老妪眼中泛起虔诚的光。在这里,漂泊的诗人早已褪去史书上的铅华,化身为一尊慈悯的神祇,稳稳安坐于乡民的信仰深处。

花石村的杜甫草堂由村人刘芝兰于25年前出资修建,老人已年过九旬,精神矍铄。问起当年建草堂的往事,记忆的潮水却悄然退去,只留下青春河床上最明亮的贝壳。空灵岸,将杜甫的诗永远镌刻在崖壁之上;株洲市凿石浦一个规模宏大的杜甫草堂已经完工;长沙的杜甫江阁,早已超越了凭吊之所,成为熙攘城市中的一处文化地标;在乔口镇三贤祠里,杜甫的身影不再孤单,他与行吟泽畔的屈原、忧愤畏时的贾谊并肩而立,共享世人的敬仰。

湘江汤汤,不舍昼夜,却又深情。这深情,不是温柔的抚慰,而是一种沉甸甸的、近乎悲壮的懂得与包容。当杜甫——那个颠沛流离的长者,将生命最后两年的漂泊托付于它时,便以它汤汤的碧波,承接了诗人全部的血泪与孤寂。杜甫,也将最深情的诗,留在了湘江上。

乘舟,慢慢行,你会与杜甫“遇见”。



长株潭三市交界处,是湘江下游的大S弯。图/周翼



株洲航空枢纽。



▲ 绿江口,绿江汇入湘江。

江心洲,城市的田园梦想

赤石村下游一公里,我们遇见了株洲的第一个江心洲——挽洲,矗立江心,东面是衡东,西面是株洲。挽洲,是界限,也是连接点,人为的行政区划划分,对于河流来说,似乎并无意义。

我们在东边的渡船码头靠岸,刚好遇见三个骑行爱好者乘渡船登岛,“从株洲过来,两个小时”。挽洲,已被株洲、衡东的户外爱好者纳入经典路线中。挽洲长1800米,宽800米,是株洲境内最大的江心岛,也是湘江四大洲岛之一。300户,约1100人,多姓周。据周氏族谱记载,先祖元末明初为避战乱,从江西赣州迁徙而来,世代捕鱼、种地为业,是三十万黄辣椒的原产地,挽洲的花生、萝卜也名声在外。

挽洲的居民,已经看到了挽洲岛作为旅游地的潜力,将自家的房屋改造成简易的民宿,农家乐。只是,他们好像还没来得及完成从岛民到商人的身份转变,依旧热情、淳朴,店门大开,店主却早早下了地。来了客人,邻居把店主从地里唤回,店主也不推辞,只是热情倒茶,脸上还挂着歉意。

位于株洲、湘潭交界处的古桑洲,显然要比挽洲更熟悉旅游商业逻辑,也更具网红气质。古桑洲,遍布桑树,世代打鱼、养蚕为业,长仅3.5公里,宽约250米。岛上百十户人家,几百口人。与挽洲周氏一样,古桑洲罗氏,也是明初时从江西迁入。不同的是,古桑洲罗氏在第四代发迹,到了第五代罗耀,已经成为湘中首富,据说当时湘潭城的产业,有一半是罗耀的。古桑洲罗氏从此成为星光闪耀的湖湘世家,在历史上显赫500多年,风流人物数不胜数,最有名的,是岳麓书院的山长——罗典。数百年过去,那些荣光已不再,只有桑树依旧。五月,正是采摘桑葚的时节。我们靠岸时,岛上的开心农庄已座无虚席,觥筹交错,与江对饮,该是别有风味吧。店家忙着剥蚕蛹,蚕蛹,是古桑洲游客必点的一道菜。“我们的蚕丝被,纯手工的,可暖和了。”店家不无自豪地说。湘潭芙蓉大桥上车流如织,突觉恍如隔世。养蚕人,好久远,好田园的职业。

我们夜宿长沙兴马洲。这个长沙最南面的江心洲,迎来“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最近几年,怀抱田园梦想的长沙年轻人蜂拥而至,他们在岛上租下民房,按照自己的梦想爆改,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。鹤洲、巴溪洲比兴马洲更便捷,有桥相连,可以直接上岛,有大片的油菜花田,与湘江碧水一起,成为长沙最美的赏花期。无名洲、傅家洲、龙洲、香炉洲、甌皮洲无人居住,静卧江心,像千年前一样。

挽洲、古桑洲、杨梅洲、兴马洲、鹤洲、巴溪洲、无名洲、柏家洲、橘子洲、柳叶洲、傅家洲、龙洲、月亮岛、香炉洲、冯家洲、蔡家洲、洪家洲、甌皮洲,湘水汤汤,我们行舟而过,来不及倾听每一座洲的低语。只是,每一次相逢,心头都漾起莫名的亲切。对于漂泊的船而言,那散落江心的洲岛,何尝不是短暂栖息的温柔港湾?

江心那一座座洲岛,始终悬浮在城市的倒影里——它们是喧嚣版图上的“飞地”,是都市人伸手可触的田园梦境。

当我们不可阻挡地奔向未来时,总需在江心留一些洲岛,存放那个关于泥土、星空与萤火的原始梦境吧。

说起码头,湘潭人底气最足,一定反问:“湘潭十八总,你知道吗?”所谓的十八总,是旧时湘潭河西沿江的十八个集市,也是十八个码头。湘江在湘潭画出一个巨大的“C”,奠定了湘潭水运时代的“C”位。明朝万历年间,长沙各港淤积严重,湘潭迅速取代长沙成为湖南的商业中心。清朝实行海禁,仅留广州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,形成广州和湘潭间的“转口贸易”商路,湘潭,一跃成为“天下第一壮县”。容闳的《西学东渐记》,记录了湘潭商务繁荣的景象:“凡外国运来货物,到广东上岸后,必先集湘潭分运内地,出口丝茶,必先集湘潭装箱,再运往广州放洋,以至湘潭与广州间,商务异常繁盛,陆路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,常年不下十万人。”

我们一叶扁舟行过,岸上的人们不时好奇观望,他们,是否会想起舟楫往来的湘潭呢?

进入长沙,文津渡、灵官渡、大西门、小西门、潮宗街……曾经的码头,只留下名字,再无船只停泊了。取而代之的,是一座座雄伟的跨江大桥。

湘江,塑造了城市的格局、文化和性格,也接受着城市的反塑造。从橘子洲大桥的第一道飞虹,到蓄势待通的暮坪湘江特大桥,人类的伟力跨越了湘江阻隔,也重塑了人与江的关系,改写了长沙生长的经纬——“长株潭半小时交通圈”成为现实。而株洲航空枢纽、长沙湘江航空枢纽,似两叶稳泊的方舟,将长沙、株洲、湘潭串联一体,托举出全国独一无二的“库区城市群”。湘江之水,奔流成三座城市同生共长的血脉。

▲长沙暮坪湘江特大桥。